

当代小说精品

校园 小说精品

贾平凹 主编

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该书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我在这部将近500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100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 阎纲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I247.5
978

22
23
24
25

贾平凹

主编

校园小说 · 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0050905

(陕)新登字 001 号

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有些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无法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到本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校园小说(上、下)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7 印张 10 插页 81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4679—5/I·995

定价:52.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编委会

主 编：贾平凹

副主编：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执行)

编 委：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雷升录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

序

● 阎 纲

一百多位作家的一百多个中、短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其阵容、其魄力、其编选速度值得称道。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大致可见九十年代我国中、短篇小说的走向，基本上代表了近七八年来即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水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高大全”死了，英雄活着。经济搞活了，文学不可能不搞活。

钱能通神，能建设一切，也能颠覆一切（包括人格）。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文学命定写人，人人有权写文学。

社会开放，世界开放，人性人格的觉醒，

多层次的社会心态，多选择的审美情趣，奇异诡谲的市场交易，多层次的经济结构，贫富分化，利害争斗，人心不古，形成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

“小说难道能这样写？”

“小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文学多变，小说多变。

小说“失去轰动效应”(王蒙)而且“缺钙”(公刘)。

小说“缺钙”非常遗憾，但却有血有肉，多元竞争，花样翻新。

疾风暴雨变成细雨霏霏滋润心田，深深的海洋化作无数小溪缓缓流淌。

九十年代的作者来自各个社会层面，特别是基层；小说创作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商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个性突出的年轻作者成批涌现和作品对生活的浸润以及覆盖面的扩大，或者说小说作者的年轻化和小说内容的生活化，给我国小说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作者的主观意识增强，尤其是注重主体心灵感受，尽管激情有减当年，然而忧患如炽，不失批判锋芒；尽管这种意识大多隐蔽起来，有赖散文的抒情和诗味的醇厚，但生硬的说教和玄理式的布道几近迹灭。

回到生活，尤其是面向日常生活，主要是普通人的生活景观，但日常生活的背后徘徊着一个兴风作浪的鬼魂，这就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害关系。无孔不入的金钱关系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哲学，什么都变得尖锐而微妙，正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从这部选集可以看出，疏离生活、背对现实、迷离飘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作者从“象牙之塔”里被请了出来。物质生活天差地别，精神世界人

异言殊，文化建构中充满着悖理。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欺骗？什么是潇洒什么是无奈？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罪犯？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女作家莫然说得好：“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繁华与喧嚣，也带来了财富与邪恶。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在一个个黑暗的角落里，又酝酿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刘醒龙说：“‘改革’很残酷。‘改革’首先是一种生活，而并不仅仅是改革，所以，文学应该超越改革，回到生活的视野。‘改革’除了‘生活’还是‘文化’。关于文化，有一种最通俗的解释：它是惟一一种都平等拥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改革，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

回到人物，尤其是面对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和生命意义的觉醒，极力开掘普通人隐秘的心灵世界。不掩饰“非英雄化”的倾向，或不回避对“崇高”的“回避”，作者大多把目光转向寻常百姓家，甚至小市民。《老街》作者杜为政说：“人确实是个谜。即使透明有如水晶的人，在不同的光照下也会产生变化莫测的光晕。人世茫茫，人生又有许许多多缠绕不清的事情，有许许多多隐幽之处，而这些难以深测的地方正是人生最具性格最有魅力的所在，没有人说把人写尽了，文学画廊中那多姿多彩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就是人生长河的产物。”

生活中有的是英雄，然而“当代英雄”谁是？幸好当前小说里的英雄并没有完全被“非英雄化”，当然“缺钙”是事实。正如现代文学还在续写《阿Q正传》一样，我以为新时期甚至“后新时期”的文学还要续写李钟铜式的英雄不像英雄犯人不像犯人的事物。当然，蒋子龙说过：“并不是有一个英雄非有一出悲剧不可。”

回到故事。尽管“反故事”一直是文坛的清高口号，但故事还是在小说自身的深化和影视文化的挑战中大模大样地回到小说身边。王安忆对苏童关切进言：“故事对他诱惑力太大了。他总是着迷地讲述一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不惜走在畅销书的陷阱边缘的薄刃上，面对着坠身的危险。”尽管对故事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作家们（包括先锋派一些作家）对人物表演故事和故事表现人物这一传统的强项情有独钟，还是回到故事，不仅仅为了向通俗小说靠拢，也不一定出于商业目的。作家以故事为载体，将人物置于心理冲突和精神悖理中，表现人物现实的纠缠和感情纠葛中种种敏锐的感受。正是借助故事，九十年代的小说拒绝了莫测高深的纯形式的意趣追求和超前的语言实验。九十年代的小说，通过故事以表现生命存在的形态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留下不少面目清晰、心灵透明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如刘醒龙等笔下的一些人物。程乃珊说：“我从来不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至多是个讲故事的人。而在我几十年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命运’的神秘不可测，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好在，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回到现实主义。据理论家陈辽统计，一九九三年的中、短篇小说按创作方法区分，属现实主义的小说占五分之四，以现代派、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写作的占五分之一，总的情况是多元竞赛，整个走向是贴近现实，致力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本书所收，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或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客观的姿态并不就是旁观的立场。对于客观的基础地位的认同，对于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对于人物个性的把握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对于语言的抒情散文化和通俗效

应的追求,对于典型性人物塑造的强烈愿望等诸种倾向,在我们面前的作品里流露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有一点也很明白,就是这些作者们不论是老派的扩大还是新派的注入,抑或是新手的整合、调试,西方自意识流以来的现代主义的叙述革命和语言革命中用得着的本事尽量拿来派了用场,从而,感觉的、印象的、象征的、隐喻的、模糊的、魔幻的、幽默的、变形的、陌生感的,连同喧嚣、浮躁、焦灼、孤独、恐怖、失落、悲观、伤感、苦闷、烦恼、虚幻、超脱种种或消沉或没落的情绪一并引进,而不管眼下争温饱、争待遇、争住房的中国人有没有那份高雅。当然,这种情况在不少有才气的年轻作家那里大为改观,这部选集就是证明。面对这部果实累累的选集,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今日之现实主义,大有与现代主义联手合作之势,不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吃掉现实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吃掉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很像是现实主义请进现代主义海纳现代主义。有人把这种现象阐释为“现代现实主义”“扩大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朴素的现实主义”。

不管怎么说,与文坛多元格局相适应,现实主义本身也多元化了。

生活更加个性化,人物更加个性化,作家更加个性化。小说逐渐具有散文随意的抒情和诗化的厚重的魅力。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发展的新形势,论家蜂起,新说叠出,计有:“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新新闻”“新历史”,与此相适应的是“重新”编写文学史。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八仙过海,热闹非常。其共同目的是,或创“新”,或诠释“新”;共同的特征是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直面中国本土、中国自己的现

实,一切的一切,都与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血肉有缘。

其中以“新状态”的呼声最高。倡导者言,“新状态”不是倡导一个流派,而是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它可使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作家的成就完全凸现出来。“新状态”既是写实的照相式的逼真的表述,又有表现主义式的表达,两者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特点。“新状态”将过去建造一道鸿沟的通俗/高雅的旧的界限打破,既有大众文化中的资源可供调用,又有来自于先锋派前卫艺术的成果。

这是当今文坛三股河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众文学的大汇合。这是来自现实主义的归纳和概括,是十分美妙的憧憬和设计,是颇能服人的倡导和动员。在今日中国文化土壤之上,这种新口号、新倡导假若有改造世界、批判世界的英雄气质和新的文化理性精神支持,假若牢牢立足于生活实际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基础,我想,那将是中国最有生命力(激发火山般的创作潜能生成裂变!)最有发展前途(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潮流。

从维熙说:“当前中国大陆文坛,躺在席梦思床上做梦的太多。他们本身就缺乏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体察和人生的感情积累。”“我的生活体察和人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容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池莉说:“生活就像烧不尽的原野一样,生长出更芜杂更繁茂的草丛,只有天才知道这草丛里头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痛苦和欢乐。一个作家站在这儿,必须具有超尘脱俗的想象力,否则你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对人的关怀。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以为是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我称之为‘凝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觉悟。”“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陈世旭说:“我将永远怀着善良、真诚的爱心来写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永远不要失去对人的关怀。”“我从来觉得,把自己作为一种牺牲贡献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祭坛上,是一种崇高。完全没有理由贬低或嘲笑。”

蒋子龙说:“我的笔一直是入世的。入世的笔对生活有自己的认识和选择,随时随地都在进行观察,挑选让自己迷恋的人物和故事。文学的病态是既不敢或无力揭示现实的严峻,又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温温吞吞,不死不活。”

阎连科谈到《夏日落》时说:“想到一个认真的话题,即:请你先把军人当做人。是人就得先活着。活着才能去战争、流血、牺牲、英雄什么的。可‘活着’,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

唐栋说:“作家的心应与人民相通,敢于说人民想说的话,敢于针砭人民所痛恨的时弊,敢于讴歌人民所赞赏的风尚。各种流派千帆竞发固然是好,但绝不应也不可能堵塞了现实生活的主航道。”

谈歌说:“文学没有了对生活的关注,作家的灵魂就要受到奴役。”

方方说:“我们的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来得漂亮和美妙。”

梁晓声说:“过去并不完全美好,有多少人命运的悲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并非彻底丑恶,否则我们为什么还活着,谁也

不想把自己弄死？”“我最自省的一点，或者说最怕自己背叛了的，倒不是什么更崇高的作为人的原则，而仅仅是——善良的温馨的人性……”

张欣说：“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上，确有一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我仍旧相信耶稣的话：‘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唱歌，没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作家们已经站出来向读者敞开心扉。还有许多。

我在这部近五百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一百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目 录

- 老 师 / 梁晓声 · 1
毕业歌 / 庞泽云 · 71
校园风流 / 杨卓成 · 118
中 学 / 康志勇 · 159
自费生 / 阿 宁 · 291
凤凰琴 / 刘醒龙 · 332
教工之家 / 蒋春光 · 391
豌豆偷树 / 李佩甫 · 453
师范生 / 沈贻炜 · 511
塾 师 / 吴晨筌 · 575

老师

● 梁晓声

实在地说，我早已将老师忘却了。

偶尔忆起的，只是小学时期的一段往事，
和一种关于它的，淡泊了的情愫。

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严峻的自然灾害的第一年。那一年我才十二三岁，细瘦的脖子插着一颗大脑袋。从城市到农村，共和国的一代孩子，如今被称作第三代人，被称作共和国的同龄人或长子长女的当年的我们，大抵是那么一副漫画式的模样。营养不良但精神豪迈。因为诞生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因为成长在红旗下。还因为我们的父辈从小都是放牛娃。曾将冻僵的赤脚在冬天踩进牛刚拉的粪中取暖。不是这样的父辈的儿子心理上总是不安泰。仿佛自己有罪过似的。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时，尽管底气不足，感情却非常充沛，也非常真诚

.....

记得那一天我们学新课——《神笔马良》。

“……老婆婆说：‘孩子，我已经许多天没吃东西了。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快饿死了。’于是，马良用笔画了一张饼。立刻，那张饼变成了一张真饼……”

老师她背靠讲桌，娓娓地读着课文，声音极低微。读几句，就停歇片刻。好像她也许多天没吃东西了，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快饿死了。她原本秀丽的年轻的脸庞，现在却变得不但浮肿，而且青白。

同学王小松，将课本打开来立在桌上，隐藏着自己，用削铅笔的小刀，一下一下削一小块什么坚硬的东西。削够一小撮，就伸出舌头直接从桌上舔入到嘴里。

教室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女同学们听课文都听得入了神。不时咽口水，连同咽下她们在幻想中咬了一口的饼。

发现王小松“搞小动作”的几个男同学，纷纷暗中向他伸手，并勾动手指，互相传递乞讨的信号。他那种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的样子，看得他们馋涎欲滴。尽管都并不知道他嚼食的是什么。

王小松是个对谁都挺大方的同学，他不安于独自受用了。他将削下来的碎屑，一撮一撮分别包成一些小纸包儿，瞅机会扔给这个一包儿，抛给那个一包儿。他没忘记我这个好朋友，虽然因为我坐在他后边隔两排，无法向他发出乞讨信号，他还是仗义地扭转身掷给了我一包儿。

我打开一看，见纸上有字，写的是——这不是一般的豆饼，是喂军马的豆饼。我爸爸在骑兵团当政委的老战友托人捎来的！

我们那时男女生合座。与我同座的女生，不禁斜眼瞧那一小撮豆饼屑。我分了些倒在她那一边桌面上。她摇摇头，不肯像小猫小狗似的舔食。我的口水早快淌下来了，一舌头舔光了纸上的豆饼屑，并让她看纸上的字。

她还是摇头。

我也只好随她爱舔不舔的。不再理会她。

待我又看她时，却见她的腮在蠕动。她桌面上的豆饼屑消失得一干二净。桌面上留下了一道湿漉漉的舌头舔过的痕迹。

似乎要普渡众生的王小松也没有停止他的“加工”和慷慨赠予。结果，当老师要求大家跟她一起读课文时，除少数同学能读出声音，大多数同学连嘴都不敢张开一下。

“你们，都怎么了？……老师……要求你们跟我一起读课文，都没听明白？嗯？……”

于是老师重读：“第十三课——《神笔马良》……”

还是只有几个同学跟着读。

老师愕异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困惑不解。她的眉峰微微耸动了一下。她生气的时候常常那样。她将课本往讲桌上果断地一放，接着，分明的，想要抬起手臂，向同学们做出某种严厉的手势。手臂却没能抬起来。她的身体开始摇晃，如同被子弹从身后击中了要害部位。她不得不用那条手臂撑住身体……

然而她双腿一屈，还是跪倒下去了。手臂也从讲桌上软软地滑了下去……

同学们发出一片惊慌的喊叫，纷纷离开座位，扑向她……

她已躺在地上……

许多同学吓哭了。有的往起抱她。有的哭泣着呼叫她。有的跑出教室，奔向教员室……

教员室里所有的老师都匆匆赶来。一位男老师将她背到教员室……

我们全班同学惴惴地聚在教员室外。门关着。几个男同学叠罗汉，从门上方的小窗往里张望。一些女同学将耳朵贴着门倾听。另外一些女同学围住王小松，数落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分东西给大家吃，以至于使大家不能跟着老师读课文，将老师气昏了。王小松自知罪过严重，一声也不吭，忐忑地瞪着大眼睛呆立着，脸色煞白，吓傻了。

教员室的门终于开了。走出来的是那位男老师。

他说：“同学们，都回教室去吧！我替你们老师上这节课。”

王小松怯怯地问：“我们老师……真是被我们气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的同学们。你们的老师，难道你们还不了解她么？她什么时候跟学生们生过这么大的气呀？她是饿的。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农村人，在农村活不下去了，投奔她家来住下了。她刚生过孩子，贫血。又非常孝敬公婆，为了节省下口粮养活公婆，每天只喝一点儿野菜粥。别的老师常常分午饭给她吃，她却不好意思吃大家的。每到吃午饭的时候，就悄悄躲开了。唉，大家上课去吧。”

王小松从兜里掏出他削剩下的极小极小的一块豆饼，递给那位男老师，说：“请您送给我们老师，让她吃了吧！我家里还有。明天我保证给我们老师带一大块来……”

那位男老师瞧着王小松的手，苦笑了一下，没接。

王小松哀求道：“老师，替我，不，替我们大家送给她吧！这不是一般的豆饼，这是喂军马的豆饼呀！”

男女同学一齐帮着王小松哀求：

“求求您啦老师！……”